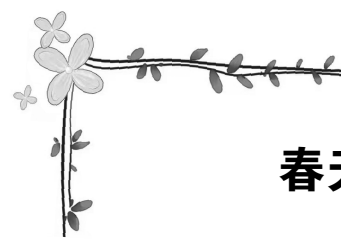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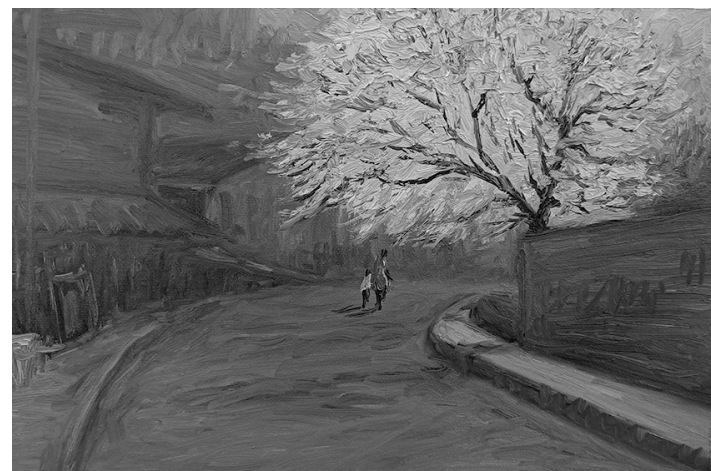


杏花美酒话清明



诗苑

春天·新柳·杏花



(一)

又是一年春草绿，依然十里杏花红。
一夜雨过，水静风柔，天阔云淡，清新烟柳一丝丝。
独步河岸，春和景明，停住脚步，看杨柳、写春色，不负浮生半日闲。
师法自然，心静如水。
庄子曰：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
时刻牢记“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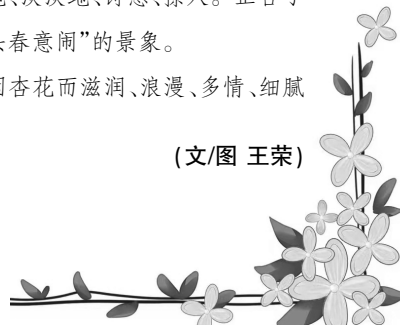
(二)

新柳依依，风情万种，婀娜多姿。
黄河之滨，春风十里，草色渐绿，河水渐深。春光明媚、清新、轻盈、可人。
大地泛着沁人心脾的泥土味，美景无所不在，充盈在各个角落，纸鸢飘飘，暖风熏得游人醉。

(三)

一树杏花繁，春天里不可或缺的一抹亮色，从古典诗词里走来，在剪剪春风里，浅浅地、淡淡地、诗意、撩人。正合了“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的景象。
春风拂过，香气袅袅，春天因杏花而滋润、浪漫、多情、细腻、温婉，憨态可掬、清纯动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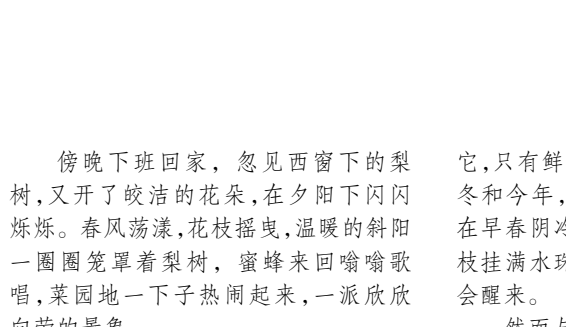
(文/图 王荣)



“三月艳阳天，牧牛到村边，野花红又妍，山草青又鲜，黄莺枝头叫，白鹅戏水间，今日风光好，山歌唱连天，唱连天”，这是京剧《小放牛》里的唱词。《小放牛》从杜牧《清明》“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化出。这出戏没什么剧情，只是村姑要到杏花村打酒，向牧童问路，两人对唱一番。很多剧种都有此剧，且长演不衰。

在即将到来的清明节，读者虽碰不到牧牛的童子、沽酒的村姑，却能切实体会到这首有烟雨、有杏花、有美酒的名作意境。

清明时节，古人总想饮几杯酒，而这酒要幕天席地，一边观花赏景一边品味。



杏花村一说在山西，寒食节古时也以晋地最盛行，盖因节日的来源出自山西。在这个流传 2000 多年的故事里，介子推割股奉君(重耳)，却不争利禄，带着老母亲隐居绵山。晋文公重耳焚绵山欲逼出介子推，介子推母子誓死不出，烧死在大柳树下。晋文公找到他们的尸体，甚是后悔，折了一枝幸存的柳枝插入土中。为纪念介

子推，晋文公下令把放火烧山的那天定为寒食节，每年到了这一天，都要禁烟火，只能吃寒食。而今绵山还有介公岭、介公祠，纪念介子推。

柳树极易成活。唐朝长安送人出京，都要折柳相赠，盼望早日归来。随手插在河边的柳枝，待远行客数载风尘再到京城，已在水滨摇曳了。柳也是清明民俗的一部分。有的地方清明日出前在门前插柳，用以驱避火灾，此处能看到介子推故事的影子。还有的地方称清明为插柳日，这天如果下雨，则本年无旱灾。明清时候，南北也都有清明簪柳的风俗，以头戴柳枝为当日时尚。更有意思的是，还有人清明时，用柳枝给狗做一个项圈，这样狗就不会狂吠。

除了柳枝上做文章，清明还宜荡秋千、放风筝，更不可少的是踏青出游，这与清明吸收的另一个节日上巳节的习俗有关。上巳本为农历三月第一个巳日，后以三月三为上巳，当天要到水边沐浴，称为“祓禊”，有去除不祥之意。后世文人更想出了曲水流觞，饮酒、作诗的活动。再后来，士宦人家在家中布置曲水流觞亭，不出门就可以享受山林的乐趣。北京

故宫乾隆花园中有一座禊赏亭，供乾隆帝流觞所用。

历史上最著名的曲水流觞，当然是东晋永和九年于会稽山阴的那一次。谢安、孙绰和琅琊王氏一宗子弟参加了当日活动，他们的名字仅在史书中，唯有东床坦腹的王羲之以天下第一行书《兰亭集序》家喻户晓。时至今日在绍兴仍有流觞遗迹，游人可以缘溪而行，想象当年的情景，也可欣赏相传为王羲之父子二人接力完成的“鹅池”两个大字，再到兰亭诗碑，重读王羲之这篇名文。

“一觴一咏”“极视听之娱”，王羲之终于由喜而悲，生出“死生亦大矣”“痛哉”“悲夫”的感慨。在这春天里，李白则是先悲后喜，从“浮生若梦”想到不可虚度光阴的“秉烛夜游”，更要“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恼人的春光牵动文人的神经，在悲欢的两极跳跃。过度的悲或喜都不可取，我们应该像孔子弟子曾点一样，拥有舒缓、放松的心情，在上巳日“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对曾点的想法也很认同，正所谓“吾与点也”。

(辛酉生)

闲看梨花闹空枝

傍晚下班回家，忽见西窗下的梨树，又开了皎洁的花朵，在夕阳下闪闪烁烁。春风荡漾，花枝摇曳，温暖的斜阳一圈圈笼罩着梨树，蜜蜂来回嗡嗡歌唱，菜园地一下子热闹起来，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梨花清新优雅，花瓣柔美干净，花谢时一片片，不像梅花那样整朵整朵坠下来，也不像茶花那样萎蔫了还不愿离开枝头。梨花的每一片花瓣都是独立自主的扬帆小舟，在空气的海洋里有着自己的方向。

这棵梨树其实是生长在一块空屋基地上，阴湿的残砖断瓦堆满树根，地基当作菜园，四周都是房子。我家的，老五叔家的，三婶家的，梨树围在中间，是一种束缚，也是一种烘托。漫长的冬季，梨树显得非常孤寂，连鸟儿都时常忽略

它，只有鲜绿的苔藓乐于与它为伴。去冬和今年，南方雨雪特别多，梨树沉浸在早春阴冷潮湿的日子里，光秃秃的空枝挂满水珠，真让人担心春天它还会不会醒来。

然而与往年一样，它总是如期萌动开花，在某一个日子里，毫无生气的枝丫突然皎洁生动起来，将我的窗户装扮成一道美丽的风景，我的心情也跟着好了许多，谁也抵挡不住微笑的力量，哪怕它只是一棵开花的梨树。

我总觉得梨树是一种聪明的树，无论是硕果累累还是一无所获，到了冬天它都懂得清仓，从来不会对过去的辉煌念念不忘，也不会对曾经的平凡自惭形秽。得失无心，当它卸去一身华丽的秋叶，进入向内生长的境界，空枝待雪，虚境生花，遵循的是大自然生生不息的规

律。万物有灵，花是树的灵魂，小小的花瓣御风而行，顺水行舟，将树的理想带往千里之外。

我坐在窗前读书，沉浸在别人的情感故事里，与之共情共鸣。平时，也喜欢用文字构建自己的理想世界，躲进小楼成一统。窗外的梨树开它的花，结它的果，默不作声，我们互不干扰。有时候我会思如涌泉，奋笔疾书，有时候绞尽脑汁却什么也写不出来，只有对着梨树发呆。久而久之，梨树成了我的朋友。梨树开花，是这位好朋友，穿一身我喜欢的白色连衣裙，站在窗外，甜甜地冲我笑。她似乎在告诉我，不是所有的梨花都能结成沉甸甸的硕果，开花是对自然，对春天的赞美，更是对自我的珍惜和欣赏。

与树为友，闲看梨花闹空枝，感受自然，感悟生活。

(谢光明)

布谷声声



布谷鸟鸣唱的时候，各处开着的花陆续登场了。

是的，是布谷鸟把春天从睡眼惺忪中闹醒的。

如果喜欢布谷鸟，你会发现它和烂漫的春天反差明显，浅灰褐色和暗银灰色构成了它的色泽。不过，家乡的布谷鸟似乎长得华美一些。在明丽的光影下飞翔时，可以看到它颈部和羽翅有青翠的绒羽。它的两翅震动幅度较大，在空气中发出“寂寂”的声响。

梧桐树繁茂，隐于其间的布谷鸟不易被发现，但循着“咕——咕”的洪亮声音，细看，总能瞥见它孤独的身影，和一棵喇叭状的桐花相比，显得有些落寞和单调。

我可喜欢它的声音，它悠长的声音总给春天带来惊喜。

童年时，春天总是冷冰冰的。早上上学，路上还有细碎的冰霜。一路上和小伙伴跑着闹着，感觉不到凄冷。放学回家，布谷鸟平静婉转的声音在雾气弥漫的天空中响起，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从一棵大树到另一棵大树，循着声音去找，却不见它的一点踪影。

家门外的一片竹林长得繁茂，化不开的浓雾压低了竹林的挺拔。竹枝低垂，布谷鸟的声音就是从这里响起的，带着春涧深壑的那种回响，荡起一层层涟漪。布谷鸟鸣声进入我的耳孔时，我甚至感觉到了薄雾的凉意。

我和伙伴们钻进竹林，摇晃竹子，看

样子，它不会上下翻飞，只会一直向前。布谷鸟一往无前的姿态，散发着不亦乐乎的喜悦。

村里的校园面积不大，槐树栽满围墙内外，灰黄色的校舍在春天像极了《富春山居图》中的房屋。倘若回到遥远的春天，杨絮渺渺，流水潺潺，总觉得那些来回盈耳的布谷鸟声和暗香一起浮动，晨曦中悬浮着迷离的气息。槐花落，像一场春天才有的雪，除了簌簌之音，筒朴的院子里也洒满了光，清淡的光，无力打开春天的屏障。

春风知柳态，布谷识花情。和布谷声声一样，放学的清脆铃声响起，校园内就开始喧腾起来，就像夏日的暴雨打在轻薄的瓦檐。瞬间，学生们就分散在阡陌，一眨眼工夫就消失在大地上的村寨——这样洋溢着热烈的场景大多隐藏在儿时伙伴的回忆中。

回首，独自听到的布谷鸟声已不同于少年了。

宋代诗人晁公溯有诗云：南村北村布谷鸣，家家陇头催出耕。道逢田父喜相语，四十三个春水生。

布谷鸟鸣，春水生。浅溪拂柳，阡陌游人，蜿蜒曲折的沟渠……天地之间传来粮食快要成熟的喜讯。母亲站在田间，搓一把麦子，欣喜地查看着麦粒的饱满度。“旷野里，只有微黄的麦田，不知名的鸟雀叽叽喳喳。

美丽春天，十万春衫，春衫里的人沉醉在喜悦中！

这般景致，也许只有油画可以呈现。一望无际的原野，黛色和微黄色相间，风斜吹，光沉浮，明亮得近乎炫目。远处的村舍，淡淡几笔，模糊得看不见个体，被风拂乱头发的女子沉迷于大地上的稼穡，眼睛透着亮，发出深情的光，青灰色的衣衫被春天扬起，但波澜不惊。

“布谷鸟啼雨暗，刺桐花暝石溪幽。”这是明代王守仁《罗旧驿》中的诗



烈士陵园里的追思

这么多年来，我最难忘的一个清明节，就是三十多年前在云南省麻栗坡县烈士陵园度过的那个清明节。

当时，刚至而立之年的我正随一支侦察大队在祖国西南边境执行重大军事任务。清明时节，大队政治机关利用任务间隙，组织官兵到麻栗坡烈士陵园祭奠烈士。

4月的云南，艳阳高照，碧空如洗，漫山遍野的绿植郁郁葱葱，散发着勃勃生机。芭蕉树上的芭蕉叶像一把把巨伞，为这片红色的土地遮风挡雨。在北方难以听到的各种鸟儿、虫儿的鸣叫声，此起彼伏。

从临街的一个长长的山坡拾阶而上，即是麻栗坡烈士陵园的大门。园内广场上，耸立着写有“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字样的纪念碑。烈士墓地依山而建，苍松翠柏间，一排排青石墓碑就像整装待发的队伍，前不见头，后不见尾。

那天，在墓地的一块空地上，悬挂着一块长长的白布，上面用毛笔工整地书写着一位来麻栗坡祭奠丈夫的烈士妻子留在墓地的一首诗，题为“吻你，我不惊醒你”：“吻你，我不惊醒你/墓前，我默默地注视着你/我知道墓碑只是你生命的缩影/那峥嵘的松柏才是你灵魂的火炬/墓前，我轻轻地呼唤着你/我知道你的梦想还没有实现/那老山的红土却使它更加美丽……”

结束了集体祭奠仪式后，我怀着沉重的心情，顺着一排排墓碑，默默注视着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墓碑上统一镶嵌着烈士的照片，记载着烈士的生平事迹。这里的烈士中，少数与我同龄，或比我还大几岁，多数是我入伍还要晚些年，岁数要小许多的小战友，他们牺牲时多是十八九岁、二十来岁的青年士兵，正值青春年华。

暮地，一个熟悉的名字映入我的眼帘——李海欣，这是当年曾多次在军内外新闻媒体上宣传过的一位战斗英雄，牺牲时年仅22岁。我和同来祭

“咕——咕——咕咕——咕咕……”

(王法艇)

祀烈士的两位战友一起，并排站在李海欣烈士的墓碑前照了一张合影。那是一张特别令人感伤的战友合影照片，至今仍珍藏在我的影集里，每每看到它，我的耳畔就会响起那首熟悉的歌曲《驼铃》“革命路上常分手，一样分别两样情”。

麻栗坡烈士陵园长眠的烈士，更多的是不为众人所知的无名英雄。继续往前走，我在一个刻着“张夕龙，河北省定州市人，1964年2月生，1983年11月入伍，在1984年5月一次战斗中牺牲”的墓碑前久久停留。河北是我的故乡，定州是我当兵的起点，在那里我度过了新兵阶段和基层连队与机关的生活。那时候，这位张夕龙战友可能还是小学生。在开展校外活动时，我们也许还见过面吧！我边这样想着，边轻轻地点燃一支“大重九”香烟，躬身放在烈士墓前，而后手托军帽，肃立默哀，向这位长眠在南疆、来自故乡的年轻战友献上深深的敬意。

在紧贴山脊的一个墓碑前，我还见到一位远道而来的母亲伏在土地上痛哭失声的情景。长满绿草的烈士坟墓上，罩着这位母亲刚刚脱下的黑色棉布大衣，墓碑前摆放着烈士家乡的红枣、核桃、鸭梨，还有白酒、糕点。这位母亲大概是担心自己的儿子冻着、饿着吧！徐徐微风吹动着她散乱的、斑白的头发，身旁放着一个长途旅行用的提包，提包的一端拴着一只已经掉了不少瓷的白色茶缸。烈士母亲一声声的嚎啕，激起山谷里阵阵回声，听起来真是令人心碎。

清明时节，有很多来此凭吊的退役军人、烈士亲属和青少年。人们用各种方式祭祀祈福，寄托哀思。从他们凝重而又悲愤的脸上，读到了浓浓的爱国情怀、对和平岁月的珍惜以及生生不息的民族力量。

多少年过去了，这个清明节，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上。每当想起长眠在那里的英烈战友们，身上就会感到沉甸甸的期冀与责任。

(马誉炜)